

蘇 辛 話 酒

萍 文 連

前 言

酒在中國文人的生活，佔很重要的地位，喝酒是文雅表現，是暢達的豪情，是人與人間情感的交流，更是創作靈感的激發。陶潛「造飲輒盡，期在必醉」，品味酒中真趣，任意徜徉，自在放達；王羲之於蘭亭「流觴曲水」，悠閒高逸，最是風雅；李白「人生得意須盡歡，莫使金樽空對月」，悲壯豪志，盡在不言；而孟浩然「開軒面場圃，把酒話桑麻」，則別是富饒、溫馨情味（註一）……可以說，文人們的生活中少了酒，就少了幻想，少了趣味，少了心靈的悸動，於是也就大大減少了作品的光華和美感。雖然文人與酒有不解之緣，但，酒的滋味却是「如人飲水，冷暖自知」，每個人面對酒的心情、態度都有所不同，而隨著時間、地點、人物、際遇的改變，即使同一個人，也有多種飲酒心情，這樣發之於作品，不但繽紛多采，迷離難測，更給予千古的讀者不同的品味，不同的沈醉！

蘇軾、辛棄疾在文學史上並稱豪放，常常有人從各個角度分析比較他們的異同，最膾炙人口的，莫過於王國維在「人間詞話」中揭示的「東坡之詞曠，稼軒之詞豪」，鄭騫先生更進一步把「曠」、「豪」引申到二人性情襟抱及處世的不同（註二）：

曠者，能擺脫之謂。能擺脫，故能瀟灑。胸襟曠達的人，遇事總是從窄往寬裏想，寫起文學作品來，也是如此。……豪者，能擔當之謂。能擔當，故能豪邁。胸襟豪邁的人，總是從寬往窄裏想，從寬往窄處寫……。

個性、思想上的迥異，造就蘇、辛二人不同的寫作風格，但「曠」、「豪」之說純係大處著眼，如果就前面所言酒與文人生活、創作的必然關聯，由蘇、辛二人的飲酒、話酒來開發一個更具體的佐證，未嘗不是一個有意義的嘗試。本文即由此出發，從東坡詩、詞及稼軒詞中取樣，談談二人對酒的態度、看法，從而比較他們的異同。

酒量和酒趣

「遜齋閑覽」中記載：「蘇子瞻嘗自言，平生有三不如人，謂著棋、飲酒、唱曲也。」東坡個性相當自負，他願意在飲酒上甘拜下風，可知其酒量甚淺，在他的作品中，就屢次提到自己的不善飲：

我本畏酒人，臨觴未嘗訴。（叔弼云，履常不飲，故不作詩，勸履常飲）  
我雖不解飲，把盞歡意足。（與臨安令宗人同年劇飲）  
吾飲酒至少，常以把酒為樂。（和陶飲酒二十首序）  
偶得酒中趣，空杯亦常持。（和陶飲酒二十首之一）

東坡酒量小，却仍喜歡飲酒，除了「平生不盡器，痛飲知無奈」（註三）的心情驅使之外，主要是他深深喜愛酒中之趣：

帶酒衝山雨，和衣睡晚晴，不知鐘鼓報天明，夢裏栩栩然蝴蝶一身輕。（南歌子）

照野瀾瀾淺浪，橫空隱隱層霄，障泥未解玉驄驕，我欲醉眠芳草。（西江月）

春庭月午，搖蕩香醪欲舞。（減字木蘭花）

明月幾時有，把酒問青天，不知天上宮闕，今夕是何年。我欲乘風歸去，惟恐瓊樓玉宇，高處不勝寒。（水調歌頭）

舉杯屬浩浩，樂此兩無情。（與王郎昆仲及兒子邁，遶城觀荷花，登峴山亭，……詩之二）

惟有醉時真，空洞了無疑。（和陶飲酒二十首之十二）

經由酒的洗禮，褪去現實的累贅，東坡酒後的世界真摯而空靈，飛天入地，放懷浩歌，連平凡的外在事物，都展現不同的風華。這時候，塵事俗慮早已忘去，回復東坡最真實的自我，甚而物我兩相忘，天機禪趣，最是高妙！所以東坡飲酒，不在口腹的滿足，而在精神的追求，即使持著空杯，東坡仍執意享受其中的酒趣。

稼軒是北方人，又是武將出身，酒量相當好，特別是回歸南宋後，宦途不順，壯志難伸，就愈發沈湎醉鄉，無法自拔：

斷吾生，左持蟹，右持杯。（水調歌頭）

君莫賦幽憤」闕）

一飲動連宵，一醉長三日。（卜算子）

總把平生入醉鄉，大都三萬六千場。（添字浣溪沙）

仙飲千杯醉似泥，皮骨如金石。（卜算子）

「一箇去學仙」闕）

稼軒如此的豪飲，除了個性、際遇使然，實在是見出了酒中的「妙理」，他說：「江左沈酣求名者，豈識濁醪妙理」（註四）、「論妙理，濁醪正堪長醉」（註五），其實妙理就是酒趣，那麼稼軒認為酒的吸引力何在？

別浦魚肥堪鱸，前村酒美重斟。（西江月）

「千丈懸崖削翠」闕）

素琴濁酒喚客，端有古人風。（水調歌頭）

「淵明最愛菊」闕）

醉裏且貪歡笑，要愁那得工夫。（西江月）

酒是短燒歌是嫌。和情放，醉鄉穩到無風浪。（漁家傲「風月小齋模畫舫」闕）

人影不隨流水去，醉顏重帶少年來。（瑞鷓鴣「期思溪上日千回」闕）

留君一醉意如何？金印明年斗大。（西江月「秀骨青松不老」闕）

更著一杯酒，夢覺大槐宮（水調歌頭「萬事幾時足」闕）

原來酒味的醇美，令稼軒手不釋杯，而素琴一張，濁酒一壺的風雅，也令稼軒神往。然而，酒後的虛無、幻化，將人世間一切不快洗去，更補償了現實生活的缺憾，這才是稼軒真正的

「趣味」所在，在酒杯中，他回到了過去，超脫了現在，也放眼於未來。

比較起來，東坡「少飲得逕醉」，酒量欠佳；稼軒則痛快暢飲，充份表現北方人豪邁性格。雖然兩人酒量有差異，但對酒趣的體悟均極深刻，東坡的樂趣偏重於超脫，高妙，凌風御仙，上體天聽；稼軒則在逃避中找到樂趣，醉中的「大槐宮」、「金印」……，給予他極大慰藉，正因如此，反而使他愈發自陷，愈發難以開解，這就是鄭騫先生說的：東坡遇事總「從窄往寬處想」，稼軒「由寬往窄處想」。

## 醉和醒

東坡淺嘗即可頹然就醉，他的醉非常特別，是介乎醒與醉之間一個「不可名」的境界，他在「和陶飲酒二十首」的序言中說：

吾飲酒至少，常以把杯為樂，往往頹然坐睡。人見其醉，而吾了然，蓋莫能名其為醉為醒也。

東坡愈醉，心裏愈明白，所謂「寸田無荆棘，佳處正在茲」（註六），由於酒力的麻醉，使胸襟份外廓然，了無牽絆，所以醉中的東坡也份外純真可愛：

我醉拍手狂歌，舉杯邀月，對影成三客。（念奴嬌「憑高眺遠」闕）

三杯卯酒人徑醉，一枕春眠日亭午。（上巳日，與二三子攜酒出遊，隨所見輒作數句，明日集之為詩，故辭無倫次）

子有千瓶酒，我有萬株菊。任子滿頭插，

團團見花不見目。醉中插花歸，花重壓折軸。（答王鞏）

醉裏無何便是鄉，東坡日月長。（十拍子「白酒新開九醞」闕）

一醉忘其家，此身自籬籬。（與趙、陳同過歐陽叔弼新置小齋，戲作）

狂歌、高臥、滿頭亂插花，醉中的世界，煩惱、憂愁都拋閃，東坡舒暢而逍遙。酒醒後，東坡如何自處？

酒醒夢斷何所有？落花流水空青山。（追餞正輔表兄至博羅，賦詩爲別之第二首）

酒醒人散空寂寂，惟有落蕊黏空樽。（十一月二十六日，松風亭下，梅花盛開。第二首）

酒醒門外三竿日，臥看溪南十畝陰。（溪陰堂）

夜飲東坡醒復醉，歸來髣髴三更。家童鼻息已雷鳴，敲門都不應，倚杖聽江聲。（臨江仙）

酒力漸消風力軟，颼颼，破帽多情却戀頭。（南鄉子「霜降水痕收」闕）

料峭春風吹酒醒，微冷，山頭斜照却相迎。回首向來蕭瑟處，歸去，也無風雨也無晴。（定風波「莫聽穿林打葉聲」闕）

酒醒後的東坡，情緒清明，對人生有更深的包容和體悟，他留意到酒盞上的落英，看到山頭斜照的光明，平平淡淡的自適，精微深刻的情思，其實「達人自達酒何功，世間是非憂樂本來空」（註七），酒是被動的，人才是主宰，

東坡能夠達到介於醒與醉間「不可名」的境界，能夠不爲醉、醒所役使，所以也能在憂患困難中，時時保持著曠達平和的心境。

稼軒酒量佳，常常沈浸醉鄉，醉對稼軒而言，自然別有意義：

醉中只恨歡娛少，無奈明朝酒醒何。（鷓鴣天「翠木千尋上薛蘿」闕）

醉裏不知誰是我，非月非雲非鶴。（念奴嬌「近來何處，有吾愁」闕）

人言我不如公。酒頻中。更把平生湖海、問兒童。（烏夜啼）

醉裏挑燈看劍，夢回吹角連營……（破陣子）

醉裏重揩西望眼，惟有孤鴻明滅。（念奴嬌「倘來軒冕」闕）

醉鄉深處，不知天地空闊。（念奴嬌「妙齡秀發」闕）

無窮身外事，百年能幾，一醉都休。（滿庭芳「西崦斜陽」闕）

稼軒說：「醉時惟有歌而已」（註八），這醉時的高歌並不歡娛，它充滿怨艾，充滿國恨家仇。在他認爲「人間路窄酒杯寬」（註九），

大醉一場可以逃避一切，事實上，稼軒擺脫不過往事的經歷，放不開人事的纏縈。醉時已如此，醒時更何以堪？

壯懷酒醒心驚。（臨江仙「莫向空山吹玉笛」闕）

宿酒醒時，算只有清愁而已。（滿江紅）

午醉醒時，松窗竹戶，萬千蕭灑。野鳥飛

來，又是一般閑暇。（醜奴兒近「千峯雲起」闕）

記醉眠陶令，終全至樂；獨醒屈子，未免沈菑。（沁園春「杯汝知乎」闕）

說劍論詩餘事，醉舞狂歌欲倒，老子頗堪哀。白髮寧有種，一一醒時栽。（水調歌頭「白日射金闕」闕）

醉中的悲憤、宣洩，到醒時，只餘下清愁和無奈。稼軒的醒，除了是酒醒後的清醒，更是一眾人皆醉惟我獨醒的醒，他感嘆獨醒的屈原，也感嘆獨醒的自己。蕭蕭白髮，西望的醉眼，將軍老矣……。

東坡的醉與醒，帶著超脫的禪趣：「醉中雖可樂，猶是生滅境，云何得此身，不醉亦不醒」（註十），世事紛擾，要免於外物的侵侮，不能光在醉中躲藏，只有在在醉不醒、似醉似醒的境地，才能真正掌握自我，因此東坡能擺脫，能安然自處。稼軒的醉激昂，他的醒無奈，掙脫不了人事的掛礙，只能不由自主的「移家向酒泉」，獨自啜飲「英雄氣短」的悲哀。同樣的醉與醒，蘇、辛二人嘗出截然不同的滋味。

## 獨酌和共飲

自斟自酌、多人同飲，是兩種情味各異的飲酒方式，在東坡看來，獨酌和與人同飲有什麼不同情味？

身閑酒美誰來勸，坐看花光照水光。（新葺小園二首之一）

美酒一杯誰與共，尊前舞雪狂歌送。（漁家傲「臨水縱橫回晚欸」闕）

先生獨飲勿嘆息，幸有落月窺清樽。（十一月二十六日，松風亭下，梅花盛開）

老來飲酒無人佐，獨看紅藥傾白墮。（次韻晁无咎學士相迎）

起舞三人漫相屬，停杯一問終無言。（六月十二日，酒醒步月，理髮而寢）

沒有友朋、兄弟的共享，沒有開懷暢飲的對象，獨酌對東坡而言，充滿落寞、孤寂。試著獨舞，試著狂歌，以明月、白雪為伴，坐看花光、水光，雖然別是一番情趣，但「停杯一問終無言」，曠達如東坡，面對這樣的時刻，仍是免不了惆悵。

我酌徐徐不滿觥，看客倒盡不留澀。（大雪獨留尉氏，有客入驛，呼與飲，至醉，詰旦客南去，竟不知其誰）

主人置酒聚狂客，紛紛醉語晚更譁。（司竹監燒葦園，因召都巡檢柴貽勗左藏，以其徒會獵園下）

與君飲酒細論文，酒酣訪古江之濱。（王齊萬秀才寓居武昌懸劉郎狀，正與伍洲相對，伍子胥奔吳所從渡江也）

相從杯酒形骸外，笑說平生醉夢間。（次韻胡完夫）

須君灑海杯，澆我談天口。（洞庭春色）

相攜就衡宇，酌酒話交情。（歸去來集字十首之一）

東坡不善飲，却愛與人共飲，他愛喝酒的樂趣

，愛天南地北的高談，愛酒後的訪求古蹟、縱情山水。與人共飲的東坡，變得多話而快樂、熱情而真摯，在「大雪獨留尉氏……」詩中，東坡與客徹夜長飲，天明客去，竟不知其誰！酒使人與人撤去了樊籬，尊前相逢，每個人都有一大堆故事、心事可以交換，現實世界的姓名、身份、地位，在東坡看來，並不具意義，「灑酒杯」、「談天口」才是共飲的精髓。至於稼軒，他在獨酌中品味了什麼？

春醪湛湛獨撫，恨彌襟、閑飲東窗。（聲聲慢「停雲霽靄」闕）

把酒問姮娥：被白髮，欺人奈何。（太常引「一輪秋影轉金波」闕）

引壺觴自酌，須富貴何時。（臨江仙「記取年年為壽客」闕）

正壯士、悲歌未徹。啼鳥還知如許恨，料不啼、清淚長啼血。誰共我，醉明月。（賀新郎「綠樹聽鶉鴉」闕）

停杯對影，待邀明月相依。（新荷葉「春色如愁」闕）

稼軒的獨酌，感時事，傷自身，千般心事，份外無法開解，所謂「引壺觴自酌，須富貴何時」不過勞騷語，稼軒自斟自酌的但不是酒，更是濃稠的苦汁。

八旬慶會，人間盛事，齊勸一杯春釀。（鵲橋仙）

尊酒一笑相逢，與公臭味，菊茂蘭須悅。（念奴嬌「看公風骨」闕）

君起更斟酒，我醉不須辭。（水調歌頭「

歲歲有黃菊」闕）

掀老甕，撥新醅，客來且進兩三杯。（鷓鴣天「是處移花是處開」闕）

晚歲躬耕不怨貧，隻雞斗酒聚比鄰。都無晉宋之間事，自是羲皇以上人。（鷓鴣天）

莫倚忘懷，西風也解，點檢尊前客。淒涼今古，眼中三兩飛蝶。（念奴嬌「龍山何處」闕）

與人共飲的稼軒，意興風發，不論面對的是貴客，或是鄉間野老，總是殷勤相勸：「一杯相屬，莫孤風月今夕」（註十一）。雖然稼軒自言「醉裏且貪歡笑，要愁那得工夫」，但大夥兒談今說古，面對悠悠千古事，他還是不免神傷，想到陶潛，感嘆「都無晉宋之間事，自是羲皇以上人」；想到桓溫宴上，孟嘉落帽，興起「淒涼今古」的感慨。稼軒的與人共酌，歡暢痛快，却有及時行樂的意味。

獨酌的滋味，在東坡、稼軒來說，似乎都不好受，東坡落寞，轉而寄情於花間、明月；稼軒痛苦，千般心事，無法開解，只得把酒問月。兩人對李白「舉杯邀明月，對影成三人」（註十二）的句子，都情有所鍾，常常在作品中引用，大概這種以月為伴的心情千古皆同，明月如果有知，對這些孤寂的騷人墨客，也會施以最大的撫慰和憐惜，也會珍視彼此的相依相知。

與人共飲對東坡、稼軒都是美事，東坡欣賞賓客的豪飲，稼軒與之共同豪飲，透過酒，

人人返樸歸真，海闊天空，共話交情，的確自在逍遙！即使談今論古，為千載人物浩嘆，也比獨自在心中咀嚼，有更多的共鳴和感觸；而與鄰翁、村老共飲，說說豐年，問問春天的消息，又是另番自得。與人共飲，可以傾聽，可以發洩，可以與眾人同歡，可以留下一點自己品味，較之獨酌，自然是有趣多了。

### 結 語

東坡說：「酒杯雖淺意殊深」（註十三），他在酒杯中體悟到「達人自達酒何功，世間是非憂樂本來空。」（註十四）、「若須待醉了方開解時，問無酒怎生醉？」（註十五）的道理，所以他達觀知命，能在窘迫中安然自處。酒對他的意義，不但是生活樂趣所在，更是使他能夠不斷「從窄往寬裏想」的重要助力！稼軒却是「人間路窄酒杯寬」（註十六），酒對他來說是個避難所，喝酒爲了無奈，酒後還是無奈，稼軒說：「酒亦關人何事？政自不能不爾。」、「此身忘世渾容易，使世相忘却自難。」（註十七）他的執著和悲哀，使自己窄到無地自容，只得托身醉鄉！

蘇、辛二人同樣的熱情、真摯，同樣的愛酒、賞酒，但是，一淺斟、一痛飲；一個放得開、一個擺不脫，却是截然不同！蘇辛話酒，經由酒的媒介，他們展現了最真實的自我！

### 註 釋

註一：以上見於陶潛「五柳先生傳」、王羲之「蘭亭集序」、李白「將進酒」、孟浩然「過故人莊」。  
 註二：見鄭騫「漫談蘇辛異同」（景午叢編，上編）。

註三：見東坡「次韻子由病酒肺疾發」詩。  
 註四：見稼軒「賀新郎」「甚矣吾衰矣」闕。

註五：見稼軒「哨遍」「一壑自專」闕。

註六：見東坡「和陶飲酒二十首」之一。

註七：見東坡「薄薄酒二首」之二。

註八：見稼軒「蝶戀花」「洗盡機心隨法喜」闕。

註九：見稼軒「鷓鴣天」「秋水長廊水石間」闕。

註十：見東坡「和陶飲酒二十首」之十三。

註十一：見稼軒「念奴嬌」「君詩好處」闕。

註十二：見李白五言古詩「月下獨酌」。

註十三：見東坡「次韻惠循二守相會」詩。

註十四：見東坡「薄薄酒二首」之二。

註十五：見東坡「無愁可解」「光景百年」闕。

註十六：見稼軒「鷓鴣天」「秋水長廊水石間」闕。

註十七：前見稼軒「水調歌頭」「今日復何日」闕。

後見稼軒「鷓鴣天」「老退何曾說著官」闕。

## 民國梁任公先生啓超年譜

三十二開本 平裝四冊 共一九五八頁  
 每部定價七二〇元 吳天任編著

梁任公先生爲近代史上之巨人，在清末民初之政治界與學術界，影響極大，其一言一行，莫不與近代史息息相關，無論爲友爲敵，殆無不讀其書而被其影響，是宜有一詳明之傳譜以述其生平。吳天任教授雅好研究傳譜，著有「黃公度傳稿」等多種，其爲此書，孜孜不倦者凡兩閱寒暑，而全稿多達一百萬言，較之丁文江、趙豐田編之「年譜長編初稿」不遑多讓。而譬如積薪，後來居上，作者根據多種史料，對傳稿長篇頗多增補訂正，譜文敘事，訂誤考疑，綱舉目張，條理清晰。凡研究任公生平學說及近代史實者，咸宜取資焉。

###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

臺北市瓜寮南路一段卅七號  
 郵撥〇〇〇〇一六五一號  
 電話：三一—五三三八